



近现代史資料

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总73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代史资料/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. —北京: 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06.10

(近代史资料. 第七十三册)

ISBN 7-80198-588-5

I. 近... II. 中... III. 中国—近代史—史料 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2751 号

近代史资料 第七十三册 Jindaishi Ziliao

编 者: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

责任编辑: 范红延 兰涛

出版发行: 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	邮 编: 100088
网 址: http://www.cnipr.com	邮 箱: zscq-bjb@126.com
电 话: 82000860 转 8324	传 真: 010-82000890
印 刷: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	经 销: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	印 张: 8.875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	印 次: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字 数: 218 千字	定 价: 4000.00 元 (共 100 册)

ISBN 7-80198-588-5/K · 005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丛书出版前言

《近代史资料》创刊于 1954 年，至今已出版 114 期，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，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、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。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。本所成立之初，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，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的同时，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组，编辑出版《近代史资料》，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，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，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。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，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，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，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，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，实有必要。

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，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，特别是范文澜、刘大年、黎澍、李新等前辈史学家，对此备加关注。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。

自创刊以来，《近代史资料》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军事、民俗风情、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，其中有档案、函电、日记、

著述稿本、回忆录、访问记、调查报告、照片、拓片等原始资料，还有年表、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，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。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从创立至今，以搜集、整理、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，编辑《近代史资料》期刊，仅是该室任务之一。很多列为国家、院、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、资料集，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，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牵头承担，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。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、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。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，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.1 亿字的史料书刊，这包括期刊、专刊、大型丛刊、汇编、资料集等数十种，其中如《近代稗海》、《北洋军阀》、《抗日战争》等大型史料集，所收入的多为稿本、孤本、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，深受学界、学者的关注和好评，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。

然而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，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。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，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，若有可能再版，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，功德无量。

章 伯 锋
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

目 录

李鸿章《中俄密约》交涉

- 未刊密电稿 吉迪整理(1)
- 漠矿录 袁大化著 张本政整理(40)
- 醇亲王使德日记 载沣著 (138)
- 进步党资料一束 司马城辑(169)
- 少年贵州会资料选编 熊宗仁整理(210)
- 济南惨案资料选辑 刘锋整理(240)

李鸿章《中俄密约》交涉 未刊密电稿

吉 迪 整理

说明：《中俄密约》原订约文本称《御敌互相援助条约》，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于莫斯科。其中心条款系借中俄建立军事同盟之名，使俄国取得在“黑龙江、吉林边地接造铁路，以达海参崴”的侵略特权。

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后，俄国为加紧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张，并阻止日本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，积极策划把已经修至贝加尔的西伯利亚铁路，横越中国东北而与海参崴连接。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：这一路线从政治和战略的角度考虑，将“使我国能在任何时间内，在最短的路上，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、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”；从而“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。”（见罗曼诺夫著《帝俄侵略满洲史》）。俄国决定修路，不待征求清政府的同意，即自行派员至东三省查勘线路。清廷为此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（1895年10月19日）指示驻德俄使臣许景澄向俄外交部声明：中国愿自造铁路与俄路相接，藉此以抵制俄国的侵略要求。俄国为达到其借地造路之目的，1896年示意清政府派李鸿章作为特使前往俄国，参加俄国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。清廷于是派李鸿章为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，前往俄国致贺俄君加冕”。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从上海乘船启程赴欧。李一行人等于4月30日抵彼得堡，5月19日去莫斯科，5月26日俄皇加冕礼成。在此期间，俄皇亲自出面与李洽谈修建铁路事，后由俄方全权代表罗拔诺夫、维特出面，经多次谈判，条约内容乃全商定，经清政府谕令认可，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（1896年6月3日）中俄双方签字订约。嗣后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即令罗曼诺夫赴柏林，与中国驻德俄使臣许景澄，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（1896年9月8日）签订《中东铁路合同》。据俄方有关资料记载，俄国为收买李鸿章接受

其侵略要求，曾应允向李提供三百万卢布的行贿款（罗曼诺夫著《帝俄侵略满洲史》）。

《中俄密约》的签订是清末外交的重大事件，参与此事的仅有李鸿章、恭亲王奕訢、庆亲王奕劻、军机大臣翁同龢、李鸿藻、荣禄及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张荫桓、吴廷芬等十馀人。李鸿章于订约后，指派随员塔克什纳携带约本专程返回北京。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（9月28日）由庆亲王、翁同龢、张荫桓诣俄驻京使馆，与俄使喀西尼换约。此后不久，上海《字林西报》发表所谓中俄密约全文，其条款似是而非，中外人士辗转相传之喀西尼密约，就是这伪造约文。

至于李鸿章在俄商订密约时与军机处的往来密电，同样未归入军机处档案，《李文忠公全书》也未收入。据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第36卷第4期刊载李鸿藻之孙李宗侗撰写《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》一文称：“这些电报皆用一种特殊的密码，而由军机大臣亲自翻译，不像普通电报，皆由军机章京所翻译者，更足见交涉时的秘密。并且普通的电报在进呈御览以后皆载入军机处的档案中，唯独这批电报原文既不登载，有时只记明电码一件，而不登载原文，使后人研究者亦无从查考。当时先祖文正公正在任军机大臣，但他也不肯对旁人说这件事的详情。后吴挚甫先生编文忠公全集，以为事属秘密，将所有关于密约的电报一概缺而不录。先君署侍公（讳焜瀛，字符曾）知有密约之事，而不详细，乃问于当时帮助挚甫先生编辑奏议之常璕璋先生。常先生是直隶饶阳人，是挚甫先生的高足，他就钞了一份往来的密电交给先君，我在文中发表的即此。我尝问过文忠的后人以及李经方的后人，他们皆未曾有这些，可以说我所藏者真是海内孤本，至可宝贵。”李宗侗先生曾就原密电事查对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，“然调查结果，则外交部保存之总理衙门档案中并无此项电报，而军机处档案内除极少数次要电报外，亦未登载。予曾在大高殿细阅光绪二十二年各档，所记密约交涉者，只有若干不甚重要的电报及某月某日进呈电码几件之记载（各电见补电稿），至各要电文字，并未载入。王芸生几十年前在编撰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一书时，关于中俄密约史料曾说：“编者曾请故宫文献馆查觅档案，经单士元先生费数日之光阴，遍阅各档，仅见一军机大臣奏片曰：‘谨将李鸿章电码恭呈御览’，寥寥数字，至电码及译文，皆不见。”（《六十

年来中国与日本，第三卷，第113页，1980年三联重印本）据此可知，原密电已不知所终，密电抄本确已成为海内孤本。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及1965年出版的《光绪中俄密约全卷》影印本，先后刊出了这个密电抄本，这些密电反映了签约双方谈判的全过程，李鸿章及清政府的态度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交涉的内幕，无疑是研究中俄关系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现据以刊出，以飨读者。

原密电所注月日为农历，括号内公历为本刊编者所加。文后“补电稿”系李宗侗先生据军机处电报档等补入，非原密电稿所有。

(一) 寄彼得堡许钦差上海马眉叔^① 巴黎庆钦差李伯行电

正月初三日申刻（1896年2月15日）

现与喀使^②商定，乘法公司船由沪至红海口阿列克三得里，改乘俄公司船至额叠萨^③，乘轮车至莫斯科，免由法、德行，致多周折。鸿。江。

(二) 寄上海沈子梅电

正月初三日酉刻（1896年2月15日）

准二月望日搭法公司船放洋，约计三十、初一必须到沪。望饬海晏务于二十五到津相候。转致盛黄道。鸿。江。

(三) 寄彼得堡许钦差电

正月初九日巳刻（1896年2月21日）

约四月初可至莫斯科。各国宾客云集，乞预商俄内务府兼礼部侯爵倭龙祚福达施格夫，酌派使馆随员前往租赁公寓，并车马二辆，庶免临时竭蹶。所带随员约十一、二人。鸿。佳。

① 许景澄字竹荪，1891—1896年任驻德俄使臣。马建忠字眉叔。庆常字蕙堂，1895—1899年任驻法使臣。李经方字伯行，李鸿章之子。

② 喀希尼，1891—1896年任俄国驻华公使。

③ 俄国敖德萨港之不同译音，下文亦有译作阿叠萨、倭德萨者。

(四) 寄彼得堡许钦差电

正月初三日辰刻（1896年2月15日）

总署奏明赍呈头等第一宝星。喀使谓巴黎制最精工，为求格外美善。彼亦将酬送我皇。询各使谓贺加冕向不必送礼物，然中俄亲厚，宜加礼，且灼棠^①前办有案，现与政府商筹土物。鸿俟礼成仍至彼都，密商要务。文。

(五) 出使许大臣来电

正月十五日到（1896年2月27日）

俄外部称奉国主谕，李相及从僚在俄境内一切概由俄国供给，以表格外交谊。澄。盐。

(六) 许大臣来电

正月十六日（1896年2月28日）

宝星已重置。定制大带，托总署供事董瀛在京配绣，请饬询带出。另有俄后衣料，能赶成，乞并带。俄内务府现拟备馆，仆役数亦乞示。澄。愿。

(七) 复彼得堡许大臣电

正月十七日巳刻（1896年2月29日）

大带衣料，询署堂，云不知，已属催。鸿二十日出京，能赶及否？俄备馆格外要好，希代谢。仆役约共三十余人。篆。

(八) 寄上海李宫保电

正月十九日申刻（1896年3月2日）

现奉寄俄、德、法、英、美国书五道，枢译因匆促，未及

^① 王之春字灼棠，1895年春曾赴俄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之丧，兼贺尼古拉二世即位。

制备绣龙明黄缎夹包袱。望饬叙侄与洪冀昌设法订制五件。每件约见方四尺，克期二月初赶成，务求精美，黄缎面，黄缎里，价俟到时照付。勿误为要。鸿。效。

（九）许大臣来电

正月十九日（1896年3月2日）

大带等请派员与董瀛接洽寄沪，至恳。仆役彼但拟如员数，今三十余，礼官虑馆不能容，又不愿客自赁分住，甚为难，乞酌。俄外部婉请在四月初四、五到莫斯科，弗太早。澄。巧。

（一〇）复许大臣电

十九日（1896年3月2日）

顷询署催董瀛，大带已成，衣料俟制就再寄。颇怪公未先知会。仆役仅如员数，势难遵办，仍希婉商以宽预备为荷。闻俄以到莫先后序位次，四月初三或可到。鸿。效。

（一一）许大臣来电

正月二十五日酉刻到（1896年3月8日）

俄外部致意：行馆一切仆役全备，钩处但带贴身伺候人已足。并晰示自带与各员所带确数。澄。敬。

（一二）复许钦差电

二十五日酉刻（1896年3月8日）

俄外部美意，感谢。老年起居行动需人伺候，未免稍多，连武弁学生约共三十四五人。随员多不带人。鸿。有。

（一三）北京喀希尼来电

二月初三日到（1896年3月16日）

俄廷已照本大臣之请，一切预备必使贵爵相一路舒服，不至

稍受辛苦。并另备中堂伙食轮车一辆，在阿叠萨恭候。本国轮船亦奉谕在波赛^①专候。倘因改道，致俄廷所已发许多之谕必须一概注销，殊属无谓，俄廷必以为非计。本大臣敢力劝贵爵相仍照我们在北京商定之路程办理。如贵爵相因有别故必须改道，又不便告知本大臣，即请先期迳电贵国驻俄公使转达。

(一四) 复北京喀希尼电

二月初四日十点钟发(1896年8月17日)

昨因到沪后查阅各国船册，君士但丁亲王吨载稍小，恐难禁黑海风浪，故令柯乐德电商贵大臣可否改道之处。原知贵国暨贵大臣为本大臣此行多方筹划，无微不至，正在抱歉。今承电示已在阿叠萨另备伙食轮车一辆，又派轮船在波赛专候接替，自无庸另议改道。务请贵大臣放心。至医士伊尔文在敝处多年，于本大臣起居服食一切熟悉，过津时伊求令随行以备医药，不另预闻他事。闻贵大臣不甚谓然，拟令乘法船到马赛，迳赴伦敦静候也。

(一五) 寄彼德堡许钦基电

二月十三日辰刻(1896年8月26日)

十五乘法船放洋，至波赛换俄船。随员十七，供事武弁十八，仆役十，共四十五人，此确数。又交德船迳寄柏林使馆箱件，望函告，信到妥为提收。鸿。元。

(一六) 寄总署电

二月十三日辰刻(1896年8月26日)

密红。朔日抵沪后，料理行装，添购礼物，调集奏带各随员，并令素习之西医伊尔文随行，另有自备资斧愿同游历各国庶吉士龚心钊、分省同知黄家玮二员，定于十四日乘法公司船，十五放

^① 苏伊士运河北口。

洋。俄廷拟派俄船至埃及之波赛口岸接换前进，由土尔其黑海径赴莫斯科加冕地方。水陆兼程，约计四十余日可到，请代奏。鸿。元。

(一七) 复彼得堡许钦差电

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发（1896年4月7日）

顷抵新加坡，接正十九书。俟波赛换俄船再电闻。当在阿叠萨小住候车。鸿。有。

(一八) 致总署上海沈道电

三月初申刻顷①

抵波赛。渐凉。俄皇派王爵吴克德托密斯随船来接，照料周摯，祈晤喀道谢。转津、宁。鸿。蒸。

(一九) 致柏林许钦差电

三月初十日酉刻（1896年4月22日）

俄派王爵吴随船来波赛远接，约十四可抵阿叠萨少息。随员衔名即电俄。宝星载明国书乞早寄莫。鸿。蒸。

(二〇) 许大臣来电

三月初十日（1896年4月22日）

续有函递亚丁相左。专使序次论递书先后，不计到期。德廷已定邀请之举。俄派船相接洽。何日抵阿叠萨？乞电柏林。澄。佳。

(二一) 许大臣来电

三月初十日（1896年4月22日）

俄礼官亟待钩处随僚衔名发印，恳即饬译法文，电俄馆转送，至盼。澄。蒸。

① 原文如此。

(二二)许大臣来电

三月十五日（1896年4月27日）

昨派员并函陈，顷闻俄廷拟邀驾先至森都。如定行，乞电示，俾澄辞奥即来俄。元。

(二三)复柏林许钦差电

三月十五日午刻（4月27日）

明日未正乘官车往森都，约两日到。宝星务速交勿误。鸿。咸。

**(二四)寄总署电
天津文李经迈**

由海兰泡接递 三月十五日午刻（1896年4月27日）

顷抵倭德萨，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。沿途托庇平顺，鸿体气如常。俄皇令外部电催，趁此暇日，先赴彼得堡递国书接见。明日未正乘官车行，两三日到。在彼应酬稍毕，再往莫斯科候贺加冕，请代奏。即转沪、宁。咸。

(二五)北京总署来电

三月二十日巳刻（1896年5月2日）

密。俄使来商接筑东三省铁路，本署允以中国自办，无须代筹款，代荐公司。喀谓，果尔，则俄别联倭。其言甚悖，决非俄廷本意。本署驳论，喀亦无词，但谓不用俄公司，亦不可用他国公司。迹近挟制。本署要以中国自办，拟由黑龙江运料。喀允电外部，兹将现议情形电告，以备外部见商，内外一气。皓。

(二六)复总署电

三月二十日酉刻（1896年5月2日）

懿电悉。（以上电报档无①）十八抵彼得堡，各官接至车站。

① 此为原编者所加，以下同。

晤外部请期，订于二十二日未正俄主在皇村行宫接见。鸿。哿。

(二七)寄总署电

三月二十一日戌刻（1896年5月3日）

密。俄户部微德来谈东三省接路。缘自尼布楚至伯力，道纤河多，工费太巨，不若由赤塔过宁古塔之捷速省费。本欲借路速成，藉纾倭患。今中国虽认自办，但素习颟顸，恐十年无成。鸿谓代荐公司，实俄代办，于华权利有碍，各国必多效尤。彼谓若皆（“皆”电报档案作“竟”）不允，自办又无期，俄拟做至尼布楚一带即停工候机会。但从此俄不能再助中国矣。查此意系微德主持，其才略俄主最信任。罗拔两晤均未提及。合先密报。鸿。马。

(二八)寄总署天津李经方电

二十二日酉刻（1896年5月4日）

顷俄主在皇村行宫接见，面呈国书宝星，并读颂词。俄主谓远来辛苦，慰劳周至。询及马关伤痕是否作痛，仍忆李经方前奉旨赴神户慰问，射钩之耻可知。据云二十五回城官（“城官”电报档案作“城后”）验收礼物，拟再面谈。请代奏。转宁沪。鸿。养。

(二九)寄总署电

三月二十五日酉刻（1896年5月7日）

密。向例递书后不再见，今俄皇借回宫验收礼物为名，未正接见，令带经方传话，不使他人闻知。先将礼物逐一查问，属代奏谢。旋出示所藏镀金托金玉如意，乾隆古稀天子玉玺，皆精品。即引至便殿，赐坐畅谈。谓我国地广人稀，断不侵占人尺寸地，中俄交情近加亲密，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，中国有事亦便

帮助，非仅利俄。华自办恐力不足。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，妥立章程，由华节制，定无流弊。各国多有此事例，劝请酌办。将来倭、英难保不再生事，俄可出力援助等语。较微德前议和厚。未便壅于上闻。谈六刻归寓，彼即回行宫。请代奏。鸿。有。

(三〇) 总署来电

三月二十五日酉刻到(1896年5月7日)

奉旨：“李鸿章安抵彼得堡，深慰廑系。至联络邦交，筹商一切办法，可随时电闻。钦此。”敬。

(三一) 寄总署电

三月二十七日辰刻(1896年5月9日)

密。昨罗拔邀赴外部晚饭，与微德会议。该君臣皆以东省接路为急，微谓三年必成。鸿以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险，我办漠河矿久，知漠至齐哈尔省^①高山丛莽，人迹不通，必须穿过，亦甚难办。彼谓多费工而直捷合算，中朝自办，无款无期，不如令华俄银行承办较速，姑属妥议章程送核。鸿云此须请旨定夺。至俄皇所称援助，罗谓尚未奉谕，容二十九请示后再面商。大意以若请派兵，须代办粮饷。华有事俄助，俄有事华助，总要东路接成乃便。俟成准后另订密约。鸿按我自办接路实恐无力，又难中止，两事相因，应否先修订援助，后议公司，请代奏候旨。初四赴莫斯科，更无暇及。沁。

(三二) 北京总署来电

二月二十七日巳刻到(1896年5月9日)

远涉贤劳，平顺可喜。十八日本署与喀论铁路，告以由龙江

^① 原文如此。

水路运料则兴办速，喀首肯。云须达外部。盖松花彼已行船，于情理正可相抵，然非鼎力不能成，希密商之。径。

(三三) 复总署电

四月初一日酉刻（1896年5月13日）

密。径电悉。顷与罗拔议龙江运料。查瑷珲约云，龙江等只准中俄行船，外国不准行，是有明文。罗谓咸丰十年续约，龙江下游至乌苏里河会处，北岸属俄。虽未提前约行船事，然从未禁阻，运料自无不可。喀电无此语。鸿询海参崴巡抚，俄有大轮公司一，行龙江下游；小轮公司二，行上游，俄廷岁助巨款。龙江口正对库页岛，在崴东四千里，华轮向未能去。即准我运料，只可借用俄轮。另电密陈，可否由堂亲译免传播。俄虑英、倭疑忌探听，鸿。东。

(三四) 寄总署电

四月初一亥刻（1896年5月13日）

密。顷罗奉俄主命，拟具密约稿面交转奏。其文云：大清国大皇帝、大俄国大皇帝因欲保守亚洲大地现在和局，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之事，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。是以大清国特派某，大俄国特派某，为全权大臣，即将全权文凭互相校阅，均属如式，立定条款如左。第一：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夺俄国属地，或中国上地，或朝鲜土地，即牵碍此约，立即照约办理。如有此事，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，尽行派出，互相援助。至军火粮食，亦尽力互相接济。第二：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，非由两国公商，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。第三：当开战时，如遇紧要之事，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舰驶入。如有所需，地方官应尽力帮助。第四：今为将来转运俄军御敌并接济军火、粮食以期捷速起见，议于黑龙江、吉林边地接造铁路，